

抗大歸來

行印社版出界來

目次

一 「抗日必入抗大」？	一
二 「入過獄嗎」？	四
三 行路難	六
四 延安素描——抗大學生招待所，彩幃，鑷刀和斧頭，「路條」，外交部招待所，膚施縣政府	一二
五 抗大生活——蟲子，小米飯，豆芽菜，洞，窠，「打游擊戰」，粉紅色的禮拜六	一八
六 三民主義是可以曲解的嗎？	二四
七 這樣，「戰線」能「統一」嗎？	三七
八 空談戰術	四三
九 「往後你不要這樣想」！	四八
十 歸來感想	五一

一 「抗日必入抗大」？

這幾年來，日本鬼子可把我們中國欺壓得太厲害了。九一八之夜，牠掠奪去了我們土地遼闊物產豐富的東北；長城戰役和一二八事變，牠又在我們更大的領土上行兇，燬滅了無數的財產，屠殺了廣大的同胞，並且逼着我們和牠訂了兩個協定，從此中華國土內，藩籬盡撤，軍權政權都受到無限的蠻橫的束縛；這時候，我們酷愛和平的中華民族，真像是被繳了械的士兵，只好由敵人任意擺佈我們的命運。但我們中華民族兒女，能坐視民族的淪滅和國家的衰亡嗎？能忍受國土的喪失和財產的損壞嗎？能漠視我們的男女同胞一批一批的被敵人屠殺蹂躪嗎？不能！絕對不能！於是通都大邑，固不必論；甚至天涯海角，窮鄉僻壤裏，都堅決的吼出來對日抗戰的呼聲。

這呼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力，團結起來了四萬萬人民的心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車輪，走向光明而自由的前程，於是以蘆溝橋事變為楔子，而燃起了民族解放的抗戰之火。

偉大的時代到了！

在這偉大的時代裏，每個人都不需要靜，而需要動，並且積極的動；每個人都迫切的要求把自己的體力精神，生命，甚至於一切一切，都拿出來供獻給國家，貢獻給民族，尤其供獻給神聖的對日抗戰，和偉大的新中國的誕生；每個人都關心着祖國的命運，每個人都打破了自己的迷夢，每個人都希望用自己的喉嚨去喚醒大眾，每個人都希望走上沙場，上起刺刀來和敵人衝鋒，每個人的耳裏，總飄蕩着大時代的鐘聲。

在這種環境之下的我，年青而熱烈的我，就再也不能心平氣和的坐在武昌××路××中學的教室裏了。一到上課的時候，先生還沒有來，我就和幾位同學約定，請先生講時局消息。先生來了之後，東拉西扯的講一套，即使想要正式上課，也是費力不討好。這一課講時局，下一課還講時局，今天講，明天還講；講的好壞不管，只要先生講講，學生聽聽，罵罵小鬼，解解心焦，便算完了。沒人讀書，沒人寫字，煩悶和焦躁，緊緊的抓住了我們的心。有的要到農村去，有的要到訓練班去，有的要到服務團去，有的又要到軍隊裏

去。離校的同学，逐漸加多，最後只剩我們十二三個有心無肝的同學了。

這些同學裏，只有小趙是我的好朋友。他是一位眉清目秀，小耳小鼻，中等身材，而又天真熱情的人。我們常在一起談，最後總有一致的煩悶——廣大的人民都動員了，我們有爲的青年，爲什麼還沒有動？同時也總有一致的要求——要利用一切的機會，去參加抗戰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小趙正在操場裏談着的時候，他的朋友劉君來訪他。談了幾句平常的話之後，知道他是要到陝北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去讀書的。當時我們就問他關於抗日的情形，他就很高興的和我們說一大套。他說，抗大是抗日必需的軍政知識的最高學府，是抗日幹部訓練的大本營，是大時代的偉大產物，是新中國的明燈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策源地，是紅軍長期戰鬥的結晶，是……。他熱烈的講着，我們也聚精會神的聽着，聽着，聽着，最後，我們的心，被抗大的威名陶醉了，無形中我們便以爲只有抗大這一顆明亮的火炬，才能引導我們前進，才能把我們充實起來，才能把我們武裝起來，只有通過抗大，我們才能擔負起來并且完成這個時代所課與我們的偉大任務。當時，我們還得出來一個結論：我

們一定要抗日；抗日一定要有必需的軍政知識，若想學習這種知識，便一定要入抗大，就是說，我們一定要入抗大。接着我們又談到往陝北去所必要的手續，並且他還答應我們盡量給我們幫忙。

二 「入過獄嗎？」

十幾天之後，一個雪後的初春早晨，我和小趙過江到漢口來，下午四點多鐘，我們便乘平漢車向鄭州進發。這一路上，不用說我們是怎樣高興了。我們的嘴總是微笑着，像擺脫了牢籠的鳥，這一次可得在廣闊的高空中，自由翱翔了。第二天上午到鄭州，下午三點鐘，又轉上隴海車，向西安走去。不知怎的，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疲勞，只有緊張和興奮，同時也一點不理會空襲的恐怖，和任何的阻礙，而只有懷着一個戰鬥的心，勇敢的奔赴前程而已。

到西安後，立刻就向八路軍辦事處去交涉。辦事處是設在××莊，一列瓦房，一小門

朝南開着，門口有一位士兵守着。我們和他說明了來意之後，就進院了。入門右邊是傳達室，屋裏擺了幾張辦公桌，這時業已有七八位青年男女，在那裏填寫志願書，並且有一個人負責給解釋抗大的性質，課程，生活，和其他畢業後的學生情形等。這些話，真遭人愛聽，越聽越有味，越聽越想去，越聽越證明劉君的話是怎樣千真萬確。同時，再看這麼多的青年男女都要到抗大去，我們去的心更堅決了。等到那些先到的同學都填定志願書了之後，我們便走到辦公桌前去填。表是油印的，上邊寫着姓名，年齡，籍貫，學籍等項。但最引我注意的，是曾否入獄，和入獄原因這兩項。一看到這兩項，我便有些發呆了。不知他們是什麼意思，也不知怎麼填才好？辦事處那位先生（不，這時候，人對人全稱「同志」），看出我有些猶疑，便問我說：「你入過獄嗎？」在這種情形下，我真很難答覆，因為我本來沒有入過獄，沒殺過人，沒放過火，沒當過漢奸竊賊，也沒有過危害國家擾亂治安的行爲，我那有入獄的機會呢？現入獄吧，又來不及。若乾脆說沒有入過獄吧，又怕他們不叫我入抗大。假若他們只招收入過獄的青年，那我豈不失去入學資格嗎？我也有心說

句謊話，可是又怕他們詳細察問，揭穿了倒不合適。我心裏正思索着，後來那位辦事員看明白了，才說這是調查性質，對於入學並無關係，才算解決了這個問題。

填定志願書之後，就另由辦事處領了一封介紹信和一張護照，以便走進邊區和到延安抗大報到。

回到旅社之後，我們還思索着：爲什麼要問我們「入過獄嗎」呢？

三 行路難

於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來了。它就是我們怎樣才能達到延安。想坐公路汽車吧，當時是不通的；想等一等吧，也是遙遙無期。同時，假若把旅費等光了，可怎麼辦呢？想請求辦事處讓我們坐八路軍軍用車到延安去吧，他們又不答應，最後決定只好徒步走了。於是我們告訴八路軍辦事處說是要走到延安。他們很同意，並且說，每天早晨都有幾十個青年由西安出發，往陝北去，在路上我們便自然會和他們搭成同伴的。

這時候，我們當然以爲徒步走到陝北，並非難事。一則說，很多青年都能走去，我們就不能嗎？二則說，若以爲走是苦事，那將來還配荷槍實彈，打游擊戰嗎？三則說，藉這個走的機會，也可以鍛鍊身體呀！總而言之，除了走去而外，沒有別的法子。於是第二天早晨，我們便出發了。

初春的天氣，還有點冷，我和小趙，一人穿一身灰布軍衣和一件棉布大衣，并且帶一些襪子，襯衣，牙刷，手巾和牙膏什麼的。公路是平坦、悠長而堅硬，有的地方正凍着冰雪。起初，我們走得很快，後來，太陽漸高了，天氣漸暖了，同時，走得也漸遠了，這時候，我們所帶的東西，重量漸漸增大，胳膊便漸漸發酸，腿也漸漸的笨了。不久之後，我們只好在一個小村鎮裏，放下包袱，休息一會。

鄉間的農民，常常能遇到的：他們穿着樸素而厚重的棉衣，露出單純而粗壯的樣子。八路軍的軍用車，也時常從你身邊飛來或飛去，留給你的，是一陣冷風和迷眼的塵沙。這時，你會對於這時代進化的交通工具，發生莫大的愛慕；假設我們能坐着它，那我們能少

受若干痛苦，并且節省多少時間呢？同時也咀咒它，爲什麼不叫我們坐呀？

休息了一會，就再往前走。我們的心，仍然是極端興奮。看到遼闊的大地，就覺得祖國的可愛；越覺得祖國的可愛，越覺得救國工作的迫切；越覺得救國工作的迫切，越想用更快的速度，走到那專門培養救國工作幹部人材的地方。於是我們更緊張地向前走着，一邊走着，一邊談着，有時也唱唱歌，調和一下單調的空氣。抗大的學生嗎，還有不會唱歌的？

前面的道路上，蠢動着十幾個黑影，有時離得遠些，有時離得近些，可是總沒有得機會遇到一起。我和小趙猜想，他們也是到延安入抗大的。後來，他們走到一個小村子裏的時候，就休息了；我和小趙加緊往前追，我們是很希望同他們湊到一起走的：一則說，道路不熟，萬一走錯了，豈不前功盡棄？二到我們兩個人太單調，若遇到什麼差錯，未免遺憾。還好，趕了半點來鐘，趕上了，我們非常歡喜。

他們真是往抗大去的。總共十二個人，也都是中學生，其中有一個年齡最小，至多也不過十五六歲而已。可是他同他們一起走着，當時我很欽佩他。我們互相打個招呼，并且

很親熱的談起來。過一會我們就一齊出發，我們的人數更多，我們的氣勢更雄壯了。

下午四五點鐘，我們又休息一下，可是等再走路的時候，我們的腿都發酸，并且脚也疼了。我脫下襪子一看，在脚掌上磨出了幾個水泡，有的已經破了，流出水來。我不能不感到相當痛苦。這時候，只好讓其他同學先走，我和小趙和另幾個走得慢的同學，在後邊跟跄的跟着。走到下午六點來鐘的時候，到了三原縣。

在一家土炕，油燈，房間黑臭的小店裏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早又起程了。這時候，我新買了一雙布鞋，可是一點也沒有緩和脚和路的磨擦。走着，走着，不顧一切的走着，到抗大去嗎，脚疼算什麼。那十幾個人是在我們之後離開三原的。可是他們的陣容也現出分裂了。起初是集團前進，後來人與人的距離增大，最後三兩個人在一起走，無形中按走路的能力，分成小組。那位最小的和三位同伴，落在最後，幾個身高力大的，成了先頭部隊，逐漸有趕上我們的趨勢。

三里、五里的走過去，行人漸漸的少，村落漸漸的稀，荒涼和僻陋的景象，逐漸呈現

在眼前了。口是渴的，可是找不到水喝；肚是餓的，可是找不到東西吃；唱歌和談笑的氣力，也漸漸小下去。人與人的距離，越發加長，後來我們停下脚步，等等他們，可是很久也沒有趕上來。後來我們又連乏帶喘的走了二十多里路，到耀縣的時候，已經六點多鐘。

第二天早晨又起身走。天上稍微陰一點，看起來還不礙事。但是山漸漸的多，路的坡度也漸漸的大，本來就腰酸腿疼無甚氣力，這一上山，更加難過。他們都在我們前邊走，并且把我們落得很遠。因為是山路，轉一個灣就前後不見人了。突然在山石的側面上，看到一行白灰字，上邊寫着：「××二同志，加油前進」，我們看了又是感激，又是難過，我們已經筋疲力盡了，還有什麼「油」可加呢？晚五點鐘才到了同官。

第二天該向宜君走了。天還是陰的，走出三十多里路的時候，天上的雲越聚越厚，北風也越颯越大。走到離宜君還有三十來里路的地方，竟下雪了。起初還很小，無甚妨礙，後來大了，北風夾着雪片，猛烈的襲擊我們，我們便不得不冒着寒風，踏着厚雪，振起僅有的勇氣，向前衝進。但因為山是高的，路是滑的，走的速度，不能不非常低落。這些地

方，周圍全是高高低低的山，山巔起伏，形成了山的海。沒有村落，沒有人烟，沒有可以避雪的地方，同時也不能到任何地方去避，因為一走起來，就得拿一個縣城做目標，七十里也好，九十里也好，都非在一天之內走到不可。七點鐘的時候，日落天黑，遠看一座高山的斜坡上，透出了點點的燈光，我們知道是宜君到了。

夜裏雪停了，第二天因為我們都很疲倦，并且也恐怕道路泥濘不好走，所以都在這裏休息一天。

第二天又一同起身走。這時候，手疼，腳疼，腰疼，腿疼，筋疼，骨疼，一句話，周身全疼，像得了嚴重的病症一樣。起初我們都走不動，走了很久，筋肉才舒展開，走得快些。

山是越走越高，不知到那裏為止，我們從高山上走下來，走上去，走一條S形的盤道，就要費好幾十分鐘，難走極了。走上二三十里路，也遇不到一個人，轉一個灣，就看不到前後的同伴，使你有陷身絕境之感。同時，嶙嶙的怪石和蕭蕭的樹聲，更增加了這種場

面的森嚴，假設你再想像到，在這連綿不斷的羣山，能有無數的狐鼯、豺狼和虎豹，並且牠們正在待人而噬的話，你更會以為在這樣遼遠荒涼的路上走，很容易受到無謂的犧牲。到中部的時候，業已七點來鐘。

所經各縣的縣城，是一個比一個小，一個比一個蕭條，人口也一個比一個少。若就縣城的面積和人口的數目來說，有的恐怕還不如國內的一個中等大學吧。地方的荒涼，可想而知。再看看那些面有菜色的人，就知道這些地方的人，是怎樣貧困了。

由這再往北走，地勢更高，又走了一天，到了洛川。幾家小客棧裏，早有人滿之患，我們和一家小雜貨舖商量了好久，才找好一個住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晨又往前走，走了多半天，便入郿縣境了。有時走在山腰，有時走在河邊，有時爬上高峯，有時走下谷底。我們這些疲倦而疼痛的肢體，就整天照樣被這崎嶇峻峭的山路和砭人肌骨的寒風，折磨着，顛簸着。路過悽涼凋敝的甘泉城，再走一整天，便到延安城了。我們的歡喜，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。

四 延安素描

進延安城後，我們便到抗大學生招待所去報到。當時也就搬到那裏去住。我、小趙和同來者中的三個人住在一個小土炕上，炕不燒火，是冰涼的，和躺在雪地上一樣。原來爲着走路便利，只帶來一條棉被，現在這條被，既要當被蓋，又要當褥子鋪，它的不足以禦寒，是毫無問題的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除了延長身體的疲倦和疼痛的時間而外，又患了嚴重的感冒症；同時，小趙的腳，在磨破了之後，又凍了一次，立刻就潰濃成瘡，紅腫起來，不能下地行路，那十幾個人裏，也有五個是和我們一樣患病。於是健康而活躍的我們，都變成滿面愁容，垂頭喪氣的了。

過了七八天，總算漸好一點，我們便走到街頭去看看各種情形。延安城是小的，住戶也不多，房屋也破舊不堪，有很多處是敗瓦頹垣。街道也很狹小，後來除了星期日，城外的學生能進城來，給這座古城添些生氣而外，其餘的時間裏，只有陰沉和貧困。

記不得那一天是什麼日子。很多商店都在街上橫掛出多幅布幛，上邊貼着各種各樣的白紙或綠紙製的字，五光十色，很是熱鬧。可是這些布幛，有的已經很舊，有的上邊還遺留着上次貼了紙字之後所剩下的漿糊痕跡。我心裏想，這些幛子一定是遇到什麼紀念或慶祝的日子，就由政府機關通令換上適當的字，再橫掛在街頭的。後來正好有很多次事實，證明我的猜測，並沒有錯。甚至那一家商店一定掛出來什麼樣的幛子，我都能記得清清楚楚。楚。

同時，也另有一個奇異的東西，在你眼前招展。它便是共產黨的黨旗。這面旗，是用紅布做的，中間還縫上一塊黃布製的鐮刀和斧頭。這個旗和國民黨的旗並列掛着，那一個在左，那一個在右，也沒一定。可是就沒有一家掛國旗的。我很奇怪，怎麼不掛國旗呢？難道對於我們的國旗，還有些疑慮嗎？而且口口聲聲說是信仰三民主義，擁護國民政府，可是爲什麼又偏要不掛國旗呢？

有時我們也想到城外看看，可是出不去城。若想出城，非有「路條」不可。鄉民入城要

由鄉政府領「路條」，商人出城要由商會領「路條」，學生出入城內，也要由學校領「路條」。像我們這樣等候編隊入校的人，是沒法領到「路條」的。我們的行動的自由，便被局限在這個狹小古老的城牆之內。只有一次，我混在幾個抗大同學之中，出一次城，一直在城外的抗大等到晚間才同他們搭伴進來。在進城門的時候，遇到一位女同學，在我們前面走，門兵向她要「路條」，她說沒有帶來，門兵不讓她進城，可是她非往裏走不可，門兵對她說：「同志，妳要想想，這種行爲是錯誤的。」但她說：「我想個××。」罵完人，便闖進去了。

一天，我在街上走着，離遠看到幾位穿長袍帶皮帽的人。這種服裝在這街上是不可多見的。等他們走近了一看，巧得很，其中有我伯父的一位老朋友。我們寒暄了幾句之後，便知道他是由西安來，要經過延安再走到綏西某蒙旗去服務，在這裏還要住上幾天，一則爲着等候幾位同事，二則還可以在這裏參觀一下。當時，他告訴我說住在外交部第一招待所，並且希望我到那裏去訪他。

晚間我去了。這外交部第一招待所，坐落在南門裏大街路東。分前後院，房子是破舊